





古今治平畧卷之三十二

豫章

朱

健子

強父著

弟

朱

徽子

美父著

桐溪

鍾名臣鼎揚父著

馭夷篇

下

國朝馭夷

高皇帝受命廓清四海東南底定元年命太師北伐既克燕都元主遁出塞居開平蓋自是百餘年腥穢之氣汎掃無餘而堯禹舊服始大歸一統矣然遺



孽鼠居沙漠離合嘯聚叛服靡常。明年進克開平元  
主奔應昌三年元主殂我師復克應昌獲天子璽寶  
圭冊并其孫買的理八刺及后妃諸王以來而太子  
突猷識理達刺宵跳身遁於是追謚故元主爲順帝  
以順天命北避故也。封買的里八刺爲崇禮侯而愛  
猷自帝於虜中五年春命大將軍達出大同趨河  
林征西將軍勝出臨洮攻甘肅征討將軍文忠出北  
平攻上都分道出擊胡大將軍以運阻完師還勝取  
甘肅文忠擒應昌馳薄土刺河戰疾力窮騁海而還

久之遣崇禮侯北歸時愛猷殂次子脫古思帖木兒  
立丞相驢兒哈刺章蠻子及國公脫火赤平章乃兒  
不花等數寇塞十四年大將軍達率諸將討之至北  
河襲灰山大克獲而返而納哈出猶據金山寇遼東  
納哈出者元木華黎裔孫也大將軍克燕時獲之  
上待之如子然居恒不樂遣之歸納哈出因聚衆至  
二十萬輜畜饒於虜主宋國公勝率諸將往擊之抵  
金山招諭弗聽進兵逼其營納哈出遣使陽納款覘  
我師勝遣永昌侯玉往受降納哈出見玉至喜與飲



酒歡甚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曰君服此我乃飲納  
哈出不肯服玉亦持不飲爭之急納哈出怒取酒澆  
地顧左右咄咄語欲脫去時鄭國公常茂爲輔行茂  
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搏納哈出牽  
其臂不得去遂擁以來時納哈出所部將士尚二十  
餘萬在松花江北聞之大驚潰勝急遣降者觀童前  
往諭降其衆而還遂班師納哈出至都下封海西侯  
二十一年永昌侯玉文大將軍出大寧北擊虜進抵  
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兒在捕魚海兼程進去海西

十里而軍不見虜欲還副將王弼曰將軍提十萬師  
人虜地勞費甚而不見虜自還何所藉乎見 主上  
乎玉乃令諸軍穴地而鑿毋令虜見煙火乘夜疾抵  
海乃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里亟薄之會大風揚  
沙晝晦虜不意我師猝至則大驚急與其太子天保  
奴從十餘騎跳身遁玉追之不及獲其小子地保奴  
等及妃主官酋輜重而還脫古思帖木兒旣遁免欲  
往和林依依丞相咬住行至土刺河爲其臣也速迭兒  
襲殺部落潰散餘黨捏怯來等尋聽招諭以衆降於



是虜益衰終 高皇帝世脅息遠遁不敢大為寇

而 上亦大建諸王藩北邊 璽書時下惟詰戎制

虜為務虜自脫古殺後諸大臣立坤帖木為可汗猛

哥帖木兒為瓦剌王 建文三年坤帖木兒死鬼力

赤立為可汗乃去國號復稱韃靼獨所部大酋猶稍

猶仍漢官名 永樂初 上書諭鬼赤力可汗令通

好不報四年復以書 諭之亦不報久之鬼赤力以

非元裔眾不附而弒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乃迎順

帝後本雅失里而北立為可汗而先時其強臣猛哥

帖木兒者據瓦剌死而眾分為三日馬哈木曰太平

日把秃孛羅不肯與可汗朝貢因上表貢珍異請封

詔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秃孛羅安樂

王復 遣給事中郭驥使可汗 諭通好虜殺驥不

報 上遣淇國公福統五將軍出塞擊之 諭福曰

本雅失理逆天道羈信使故命爾徂征爾必戒之出

開平而北即不見虜必時時如對敵日夜嚴斥擊即

遇虜設奇奮擊毋輕敵不得便即止毋為虜所給福

出塞率千餘人先至臚朐河遇虜游兵擊敗之遂乘



勝渡河獲虜尚書一人飲之酒問可汗安在尚書言  
可汗聞大軍至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里福喜曰可疾  
馳擊擒此虜矣時大軍未集諸將皆以爲此証我不  
可信不聽令虜尚書爲鄉導徑前薄虜營虜佯敗欲  
致我令深入福銳意乘之安平侯李遠泣諫曰將軍  
輕信鐸者言懸孤軍至此虜示弱徂我也將退欲乘  
我進且覆我微疲極取我耳將軍獨不念行時上  
勅諄戒乎計獨宜結營陳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  
挑之夜多燃炬鳴砲張軍聲使虜人莫測一二日大

軍至并力畢擊之何不克也卽不然得全師而還足  
矣武城侯聰亦力言福不聽馳馬揮士卒直前進薄  
虜諸將不得已從之而五將軍之師皆敗沒上聞  
之震怒念虜不大創不靖也欲務其庭種滅之乃  
召諸將議親征第患道遠轉餉難尚書原吉議用武  
剛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行過十日請築  
一城貯之畱軍守再十日又如之庶濟師上曰善  
如其計名所築城曰殺胡曰平胡八年春三月癸  
京師大閱於鳴鑾鎮出塞至清水原地鹹鹵水泉不



可食軍苦渴。上默禱而泉沛出。賜名神應泉。夏四月次灤海。五月至幹難河。幹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理率衆戰大敗。絕迹遁虜。酋阿魯台請納款。且請得并女直諸番。以內附。侍臣多請許之。學士黃淮曰：虜狼子野心。散購易制。使得并爲一。財勢專難圖。殆不可聽也。上太息曰：淮如立馬高岡。無遠不見。他人平地見止。目前耳。乃不許。平大破之。靜虜鎮於玄石坡。勒銘焉。於禽麟山。勒銘焉。於清泉流。勒銘焉。乃班師。秋七月還京。是役也。士乏饑。上命

以御膳所儲給三軍。軍食已。乃食。次開平。張宴大。酺將士。士嘯已。乃肉食。蓋恩念如此。時阿魯台與本雅失里君臣已各部。而居。明年瓦刺馬哈木等乘本雅失理弱。滅之。阿魯台窮。蹙南保塞。乞降。上曰：虜黠。謾難信。然天地之仁。主覆育。奚擇哉。遂納貢使。封阿魯台爲和寧王。瓦刺貢使遂不至。十二年。上親征。皇太孫從。夏六月。次撒里怯兒江。遇虜。與戰。斬首數十人。上度虜且大。至申。令嚴備。馬哈木等果掃境來戰。見我師整頓。山巔不敢發。上令騎挑之。虜奮



迎大敗追至土刺河遁暮還營班師至飲馬河阿魯  
台使其大酋以下來朝會明年瓦刺復請降貢馬謝  
罪未幾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爲順寧王阿魯台志  
忿遂叛入寇興和 上銳意親征 召問兵部尚書  
方賓賓言餉不足未可興師問戶部尚書夏原吉原  
吉對如賓語加切 上不懌 令原吉往視開平餉  
適刑部尚書吳中入對復如賓 上益怒建原吉及  
中繫掖庭獄賓自殺遂 命英國公張輔偕六卿議  
漕運凡運糧三十七萬石 駕遂發五月次隰寧大

閱將士製平胡三曲使士歌之踰月至威遠川報虜  
攻萬全諸將請分兵擊之 上曰此欲牽我耳吾兵  
鼓行而前虜自救不暇何暇攻我哉七月進次殺胡  
原獲虜部下言阿魯台聞兵出其母妻詈曰 明皇  
帝何負爾而必欲爲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吾屬何  
辜今虜矣阿魯台遂棄其輜重於濶灤海側而身與  
其孥北走 上命焚其輜重收其馬駝牛羊遂班師  
曰虜患驅之足矣吾不欲黷武也顧謂諸將阿魯台  
敢爲悖逆者以兀良哈爲之羽翼也馳兵蕩其巢而



還時阿魯台已弑其主本雅失里而自立至是本雅失里妻率其屬來朝二十一年秋七月上出塞次萬全不見虜而還冬韃靼王子也先土于率部落妻子來歸封爲忠勇賜姓名金忠金忠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當誅也願捐軀爲士卒先上曰而休矣兵數動卽朕猶厭之况下人乎吾欲自戢也忠曰如邊人荼毒何上曰卿意固善然事須有名漢文帝言漢過不先姑待之二十二年開平將奏虜入盜邊乃親征大學士榮幼孜從次開平虜遠遁

上夢神言上帝好生者再乃遣使諭虜令自歸

乃班師次榆木川而崩文皇帝凡五出漠北三

犁虜庭中外勞費計臣凜凜虞乏軍興而虜緣大創

本雅失里妻率屬來朝瓦剌襲封爵稱外臣阿魯台

後亦奉貢謹邊境少事矣宣德三年秋上親巡

邊大破兀良哈五年春以陽武侯祿議棄開平移城

獨石始文皇帝世旣棄與和及大寧至是開平

復失宣遂道絕虜益迫內地而阿魯台瓦剌時相攻

兵拏不解嗣時脫歡愈強稍併賢義安樂之衆悉擊



殺阿魯台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爲可汗衆不可乃行  
求元後脫脫不花王爲主以阿魯台衆歸之 正統  
初脫脫死子也先嗣稱太師淮王太師者虜握兵大  
酋號也是時虜衆皆服屬也先脫脫不花徒以元裔  
名爲君不相臨制顯妻也先姊以爲歡磨臣並貢我  
亦各賜 勅答其意賞賚金帛甚厚又漸驕桀不恭  
貢使初止三五十人後乃百人最後至三千餘人屢  
賜 勅戒約毋過三百人不聽我濡忍納之使者亦  
暴橫往來殺掠道路恣要索稍不厭輒造釁端虜所  
請財物亦歲歲增至中國所無者我不能應虜顧益  
誘雜夷與其使偕九邊騷驛公私耗費又攻哈密執  
其王母掠沙州破兀良哈至脅誘朝鮮邊將皆知其  
必爲寇屢疏 聞勅戒防禦而已不能絕也故事瓦  
刺使歸我使送至其地因畱明歲與俱來使者往往  
以好語媚虜見也先奏胡樂則曰是安能及中國女  
伎耶吾他日來且請以賜若也先喜因爲其子請婚  
使陽應曰諾已謾之曰吾爲若奏 上報許矣也先  
乃大喜以得婚中國誇諸酋十四年春大貢馬爲聘



古、今、通、纂、卷、三、十、二  
朝、廷、曾、未、之、知、也、所、答、詔、語、不、及、婚、則、大、愧、怒、七、  
月、遂、盡、發、其、種、落、犯、諸、邊、脫、脫、不、花、王、冠、遼、東、知、院、  
阿、刺、寇、宣、府、也、先、自、寇、大、同、至、猫、兒、庄、偏、將、吳、浩、戰、  
死、羽、檄、紛、至、奄、王、振、用、事、顧、日、喜、欲、怙、中、國、威、重、壓、  
虜、主、親、征、廷、臣、伏、闕、爭、之、不、能、得、踰、二、日、駕、遂、  
行、命、郕、王、居、守、太、師、英、國、公、輔、等、從、軍、事、一、聽、振、  
至、宣、府、天、大、雷、雨、以、風、群、臣、請、止、師、振、怒、俱、令、畧、陣、  
進、次、鷄、鳴、山、衆、恐、懼、振、威、顧、益、張、成、國、公、勇、等、有、所、  
請、事、皆、膝、行、尚、書、王、佐、鄜、塹、失、振、意、罰、跪、草、中、竟、日、

乃、解、振、日、督、進、師、虜、漸、退、伏、塞、外、誘、我、欽、天、監、正、彭、  
德、清、語、振、虜、勢、如、此、脫、更、進、致、疎、虞、奈、萬、乘、何、學、  
士、曹、魯、亦、力、諫、振、皆、不、聽、八、月、至、大、同、奄、敬、密、告、振、  
前、行、正、隳、虜、計、振、乃、議、旋、師、諸、將、皆、言、宜、從、紫、荆、入、  
振、顧、欲、邀、上、至、蔚、州、幸、其、第、已、復、虞、蹂、其、鄉、轉、向、  
宣、府、再、越、日、乃、發、西、寧、戾、宋、晟、武、進、伯、朱、冕、與、虜、戰、  
陽、和、口、敗、沒、謀、報、虜、踵、襲、我、使、恭、順、戾、吳、克、忠、拒、之、  
敗、沒、成、國、公、勇、永、順、伯、綬、以、四、萬、人、繼、往、盡、沒、克、忠、  
綬、與、虜、戰、皆、力、士、卒、盡、克、忠、猶、下、馬、跪、射、矢、盡、猶、刺、



殺數十人與弟克勤皆死獨子瑾脫歸綬兵盡以空  
弓擊虜虜怒支解之次日至土木議入保懷來振顧  
私重不肯行遂止營地高無水師困甚欲移營以虜  
迫復止虜偽退營動虜乘之我師大潰英國公輔尚  
書佐學士龜等皆死喪士卒數十萬緇重盡爲虜得  
上北狩報至 京師震駭 廷臣聚議戰守所宜侍  
講徐珵依占象倡南遷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也  
請集勤王兵死守學士陳循曰侍郎言是衆和之顧  
皇太后尚遲疑奄李永昌極言南宋事可鑒持守議

益力 皇太后悟勅 郕王監國晉謙兵部尚書任

以事虜奉 上至大同守將劉安郭登伏謁 上命

稍出錢犒虜 諭登固守毋受虜欺軍校袁彬沒虜

得侍 上登遣人語彬欲奉 上乘間入城彬以聞

上曰我命在天慎毋蹈險第語安報 皇太后朕在

虜中無恙亟具金帛迎歸耳安聞諸 朝 王詰責

安此虜詐爾何輕聽後勿復爾 上遂由大同出塞

居也先弟伯顏帖木兒營伯顏俯伏跪拜執臣禮甚

恭九月 王卽 皇帝位尊 上爲太皇巡撫都御



史朱鑑具陳禦虜方略首請罷奄監軍帝嘉納之  
逮奄敬下獄敬監大同軍與虜通歲造鐵鍬私遺虜  
陽和口之戰敬撓軍故敗至是逃還京論罪坐死  
詔禁錮之十月也先使人來議和還車駕賜勅  
答之數日自大同入犯紫荆擁上皇南從間道攻  
關破之都御史孫祥死進簿都城宣言索大臣王直  
胡濙于謙等出迎駕衆知虜詐不出于是以通政  
叅議王復中書舍人趙榮充九卿如虜師朝上皇  
也先謂爾等皆小官亟令直等來上皇密諭復

榮彼無善意宜亟歸是日虜焚三陵殿寢門游騎  
四出掠下邑朝議欲鍵九門清野以老敵尚書謙  
曰不有戰何以守乃親授甲先將士出反闔德勝門  
而軍示士卒必死燔城外積芻毋資虜詞知上皇  
駕移遠虜營乃發礮擊虜死者以萬計總兵石亨力  
戰彰義門又敗之都督孫鏜王通合擊又敗之虜勢  
沮而諸勤王兵以次集於是謙榜各門募蕃漢軍能  
擒斬也先首獻者賞萬金爵上公也先內懼逡巡遁  
而使使來言欲還上皇請罷兵詔報之是日伯



顏帖木兒奉 上皇駕出紫荆關石亨躡虜大破之  
於清風店昌平伯楊洪都督孫鏗范廣陶瑾等分道  
捕畿內餘寇破逐之 上皇駕出塞脫脫不花王遣  
使來貢大臣請禮其使以間也先從之始也先土木  
之勝意輕中國且挾 上皇爲重質邀索無已尚書  
謙○颺○言○社○稷○爲○重○君○爲○輕○以○塞○虜○望○而○先○是○虜○過○大  
同○帥○郭○登○亦○登○城○告○虜○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  
虜既失所挾又見中國全盛城池深固人心憤懣稍  
稍悔禍事 上皇愈益恭奉居得知院營前數日輒

設宴妻妾行酒身自彈虎撥思兒踏曲以佐歡 上  
皇雖狩虜意氣故自如未嘗有所降下虜時望見所  
居帳夜有光龍文交騰雨雪不凝大驚異大酋咸頓  
首伏謁稱中國 聖人也先數薦女弟侍 上皇固  
却之愈敬報謀奉 駕歸矣 景泰元年春誅逆奄  
喜寧喜寧者胡種也降虜見親信日導虜入寇虜薄  
都城及邀大臣迎駕皆其謀 上皇患之計不誅寧  
虜不靖乃 命袁彬請也先遣之至京軍校高鑿與  
俱密繫書鑿肘令邊將計擒之至宣府被獲械赴京



伏誅。上皇聞寧擒大。謂南歸有日矣。虜既失寧。無與導謀。益衰息。然遲我。上皇徘徊塞上。入掠雲中。上谷間。我使久絕。其眾心携也。先欲觀和。耻屈意。陰使知院爲書。遣叅政完者脫歡來。具言欲和。不得報。且入寇。乃詔報虜。必盡出塞。乃可。和不然。不惜戰也。已而完者脫歡復來請也。先使亦至。遂遣禮部侍郎李賓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偕完者報使。并問上皇起居。實等見。上皇泣。上皇亦泣。問。三宮安否。將來何物。實頓首言。本以通問來。無所將。上

皇曰。此細故。不足論。卿第歸語。朝廷圖迎我歸。守陵墓足矣也。先語實我畱。皇帝無以爲數。請迎歸。不報何也。實反覆曉譬。欲奉迎也。先言汝修通問耳。何遽言迎。其亟遣大臣來。大臣朝至。駕夕發。實歸具言之。而脫脫不花亦遣使來議和。於是又遣都御史楊善右侍郎趙榮使虜。使指不及迎。廷臣累請如實言。更遣使。帝終不許。善至也。先爲言。南北和好。久奈何。拘我使。臣減賞賜。自生。端善曰。爾父在先朝。貢使不過數人。寡求請。所以能長好。爾使且三



千人間有奸中國法潛逃非我拘留賞賜第覈其虛者何言滅也也先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善度也先意稍動因言太師爾忘明皇帝之恩乎而以小人言失累世歡天道好生爾好殺宜早戢兵毋逆天生也先曰者者因問皇帝歸更踐阼否善曰天位已定不可易也也先曰堯舜禪受何如善曰上皇以兄傳弟正法堯舜耳也先不能難第言汝迎天子將何物善曰吾以賄來太師其將被此名也無賄而有令名何利如之也先大然之其目引善見上

皇遂設宴餞自彈琵琶妻妾前觴顧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坐善乃坐仍起周旋也先嘖嘖

美有禮次日伯顏帖木兒餞次日駕行也先築臺

設上皇座率衆拜辭復自送數十里慟哭辭去八月駕抵京居于南宮蓋是時中國全盛至德無闕一戰而六師大覆乘輿北狩固亘古未有賴景帝立而天下有君少保忠畧措勝千廊廟未踰年而上皇旋軫天下晏如民忘其敗亦亘古所未有也既而也先來貢馬詔報之二年也先強盛欲爲可汗



劫掠脫脫不花不花大窘尚書謙侯亨言虜內相讐  
殺乞出兵討之以復讐 上不許也先久之竟攻敗  
不花遣人來獻捷且乞 命使通往下廷議言官以  
爲虜懷窺伺宜絕勿報使執政以爲難兵部尚書謙  
曰臣職本兵獨知有兵脫賊犯順卽當行天誅使事  
臣不敢知 制曰使分遣賜 勅諭之仍 勅諸邊  
練兵爲防當是時也先使每至 京幾千人出入驕  
恣毆守衛掠財物至欲騎入長安門稍稍約束卽變  
弓相向又貢使在 朝猶入塞捕掠將官欲請勦又

以通好故恐啟隙不欲與戰虜益驕東結朵顏西交  
哈密脇結赤斤蒙古往往窺塞下已而也先弑其三  
而自立來貢稱大元田盛可汗田盛者華言天聖也  
下其書禮官會議科臣林聰言也先不敢輒稱可汗  
使覘中國若輒從其稱長縱逆賊仍其故號激怒犬  
羊乞 勅其來使歸語也先以華夷之分順逆吉凶  
之道庶不失國體便刑科給事中徐正乞賜也先  
勅曉以天命禍福成敗之理如其稔惡不悛我乃聲  
罪致討安遠侯柳溥言也先弑篡所謂亂臣賊子人



人得而誅者若從其僞稱是與其弒主也答書宜仍稱瓦剌太師抑絕其使彼犯我邊塞即興師致討并下廷議議言自古王者不治夷狄也先稱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常稱非中國所禁朝廷答賜勅書宜稱為瓦剌可汗稱示羈縻便上又下禮部議儀制郎中章綸言可汗二字在中國固為夷狄酋長之常稱在戎狄則為皇帝之位號觀其稱唐太宗為天可汗乃其傳可稱名猶近正也先弒主僭稱名實大舛今若

因而稱之彼以為中國天子亦稱我為可汗誇示群酋群酋畏服無復携貳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必慚怨益肆侵擾均為不可莫若賜勅封為敬順王或稱為瓦剌王便詔稱瓦剌可汗而勅文武大臣條備邊長策以聞自是稍出入東西塞上為寇不復深入也先新立恐諸部不從亦與中朝通好貢市往來然數年賞賜虜費亦不下百萬計天順初年也先有平章哈刺者欲繼也先為太師言於也先日主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也先不許而



以其弟平章阿失帖木兒爲太師哈刺怒欲叛也先也先荒酒色又殘忍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忌哈刺聞哈刺且叛益怒欲攻哈刺恐不勝乃召哈刺子飲酒酒中飲之鴆哈刺子嘔吐覺走出不能行嚙指血染箭令其僕持告哈刺哈刺陽不知益敬順也先也先以哈刺畏已防稍解哈刺伏衆伺也先出獵襲也先也先倉皇戰敗走從數十騎遁又恐此數十騎通哈刺半夜棄此數十騎與二親信走道中饑窘至一婦人所乞漿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夫疑

其爲也先急追及之果也先殺之諸部遂分散而孛來孛王子爲雄哈刺旣殺也先孛來尋殺哈刺而立小王子爲可汗小王子之名始此莫知其所自起也未幾孛來自弒其王小王子數來近邊求索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輔臣李賢謂亡國之物不足爲貴莫若遣通事賫賞與之於是遣都督馬政往二年孛來寇陝西安遠戾柝溥禦之敗績御史劉濬劾之溥行賄得釋濬謫官已而虜大熾關中震動乃召溥還太傅冬復寇延綏守將張



欽連戰敗之。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時孛來毛里孩、阿羅出、索羅忽等相繼入寇，東掠延寧、甘涼、西侵宣大，北邊無寧歲。四年八月，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鋒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李賢請稍出駐京軍於紫荆。倒馬二關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上曰：緩不

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虜已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勅三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以不恐，虜尋亦引去。九月，寧夏總兵張大破虜於東壩。十一月，寇莊浪，都御史芮釗率兵禦之。五年，寇河西涼州莊浪一帶，圍困城堡，日久不退。總兵仇廉領兵過河，欲與莊浪合，被虜截殺，虜益猖獗。過河搶掠，官軍莫敢與敵。關中震恐，于是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鏗爲總兵官，率京營兵萬



七千山東兵六萬西征會曹欽反不果行河西羽書  
紛至李賢乃薦侍郎白圭舊都御史王竑分道禦之  
虜已得大利去遂班師秋索來三上書求欵 廷議  
請遣使撫 諭乃命指揮詹昇資 勅諭毋爲邊患  
使來賞 賜朕不爾各冬字來遣納阿出等隨昇來  
報命且請從陝西入從之未幾復糾毛里孩入河西  
賜 詔責讓令貢道仍由大同毋趨陝明年使至大  
同 詔守將彰武伯楊信虜名貢其心叵測且有三  
千人伺塞下宜善爲備仍 勅虜使察占毋多挾人

來留其餘塞下官餼之聽與邊人交易字來上書言  
已爲諸部長賞賜不宜等諸部禮部言字來賜視諸  
部太濫獨其君小王子與之同虜貪且蔑君臣分以  
此快快宜稍塞其意 詔增幣一襲未幾字來稍衰  
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諸酋相繼奮成爲邊患而少  
師猛可與字來相仇殺立脫思爲主虜中言脫思故  
小王子從兄也于是毛里孩字羅忽阿羅出三酋始  
入套爭水草不相能字羅忽結毛里孩阿羅出結亂  
加思蘭各樹黨相攻出沒河套中亂加思蘭者亦虜



別部居哈密北山。夫順未始盛，侵掠哈密，雄視諸番。我因其貢，羈縻之。竟東渡河，與虜合。我漢人被虜，及罪人走塞外者，為之鄉導，遂為邊境剝膚之害。成化元年，入榆林。二年，入延綏，警報無時。朝廷添調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甘涼、陝西、護衛軍馬數萬，頒給銀兩，起倩陝西、河南軍民，或借運，或借撥，或糴買，或豫徵，多方整理。軍民大困。李賢等奏：胡虜之眾，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

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豫處請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庶幾有備無患。于是兵書王復及都同孫繼宗等議以為：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今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算。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大同、宣撫、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



信既召還、可以修武、伯沈煜代之、上允所擬、遂召信還、乃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套、會毛里孩侵大同、陽求貢而罷、明年毛里孩乞通貢、制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其令各邊謹邊備、毛里孩因不得貢、渡河東侵大同、廷議楊信兵少不足制虜、于是以撫寧侯朱永為平胡將軍、率京兵往都督劉聚、鮑政副之、會毛里孩再上書求貢、詔永駐軍代州、先是毛里孩已攻殺孛來、弒大可汗脫思、虜更立可汗毛里孩、復弒之、并逐少師

阿羅、出自稱黃苔王、別酋孛魯乃稱齊王、並遣使貢而瓦剌也、先之子阿失帖木兒者、亦來貢、使者顧挾兀良哈夷、由喜峯口入、故事、宴勞北使、優于他夷、至是以其混兀良哈使來、且入喜峯口、非制、乃以夷使禮禮之、虜使恚有違言、通事諭之、故上書服罪、乃遇以故禮、禮部言阿失帖木兒兩月間使進貢者二、又不循故道、迨其結各虜徑近狎、至以窺邊、宜遏絕其奸、於是賜勅、令遣使無過三四十人、仍從大同入、瓦剌自也先死後、數歲戢至、是復稍張、與毛里孩諸



首拿兵爭雄長諸酋亦坐是不得并力於我四年乃有滿四之變

滿四本名俊故元平涼萬戶把丹之孫也國初虜降者皆處以邊地謂之上達俊處涼州三埜溝號滿家營有衆數千人以畜牧射獵爲生天順末寧來毛里孩內侵滿四與其黨有北徙意乘時劫掠藏軍通達事覺上官捕之急會叅將劉清守備馮傑復逼索各土達賄物土達成怨之滿四遂糾衆據石城反石城者四面俱山峭壁高數千仞西山頂平可容數

千人劉清領軍與戰不利陝西鎮巡撫遣指揮那端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申澄死之那端遁歸官軍大潰遠近震駭事聞命陝西巡撫陳介總兵

寧遠伯任璫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延綏巡撫王銳叅將胡禮各統所部合兵三萬討之寧夏兵先至介與琮皆不知兵不候延綏兵至麾兵直薄石城軍士勞困爲賊所襲官軍不支死者數千人賊勢益猖獗朝命械介璫等赴京乃命都督劉玉總兵都御史項忠督師與巡撫都御史爲文升合勦賊聞朝廷



遣將出師遂退保石城官軍居固原分兵爲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羗伯毛忠恃勇自領驍卒登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我軍遽退忠卽陣斬一千戶以徇衆乃定遠近聞毛忠敗益駭懼兵部尚書程信及武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議以滿四驍勇恐其與北虜連兵闕隘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慧出西方中外洶洶占者以應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皇威問罪師直且法日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

功今殆類此乃不俟援師至卽以師據賊水草道干其傍近地賊夜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饑渴勢日困朝廷惟慮我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卽上疏謂京城軍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部懼賊乘屢勝恐劉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知成可平嫌其張皇欲止之擬旨令姑整軍裝待再三急報啓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日事急



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黨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困窮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慮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時廷臣群然附和。以爲止軍不行。必失關中。咸尤彭時。固執輕敵。時曰。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衆猶未信。時項忠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芻水俱乏。人馬多死。我軍圍困日密。出降者衆。賊將有楊虎。狸者驍勇有謀。滿四倚爲謀主。

至是見勢不可爲。夜潛請軍降。忠等厚慰勞之。示以賞格。令其圍塞擒滿四來獻。虎狸請以誘其出戰。因而擒之。遂遣虎狸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東山。滿四果出戰。遂爲官軍所擒。餘黨潰走。發兵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械滿四等赴京。伏誅賊僅平。而延綏忽報北虜入河套矣。于是諸營軍馬悉撤回原鎮。捷奏至。人始伏彭時輩之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先是忠日披堅于石城下。督軍與戰。先後二十餘陣。雖矢石如雨。畧不少退。怯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



古今治平略  
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偉之

時吏科左給事程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以來安置土達于寧夏甘涼等處種類蕃息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饑饉有司失于撫恤是以蒲四等據險嘯聚况今黃河欲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姦計且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勅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二員奉勅往彼與守臣會議招土達中年高有識者宣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歡動其心潛消其患臣又

見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其情叵測萬一有變驚擾畿內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程是彼爲客而我爲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也自恃強衆併吞諸部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驅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煙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爲今日之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壘破之必



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大眾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圖方畧欲守則飾兵力毋祇憑文移致誤大計 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故興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之計請 勅東北一帶沿邊守臣但戒嚴以備下 廷議六年阿羅出糾兀良哈寇延慶 命撫寧侯朱永爲平虜將軍都御史王越督師往延綏禦虜永至邊以捷 聞論功越等俱陞賞永世侯而虜據套自如邊郡大擾七年二月朱永等以河套虜寇未

退議戰守二策其畧曰今虜賊數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禦敵爲今之計宜于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內俱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度相機審勢擣其巢穴此戰之策也若軍馬饋餉一時未辦宜慎固封守嚴督治邊居民無事則分哨耕牧有警則舉號避藏仍令隄備官軍各守城堡伺候會兵截殺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慎爲守禦以圖萬全 上從之冬 召朱



永還以邊事委王越及總兵許寧 命吏部右侍郎  
葉盛行視河套時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  
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  
其中 勅盛往議方畧 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  
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墻增  
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 上從之  
時北虜潛伏黃河套中歲爲邊患輔臣有請興十萬  
之師以彰武伯楊信爲總制搜勦之兵部尚書程信  
言河套地廣土遠無水草興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

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勿追此不易之法也旣而  
楊信亦請三萬人巡邊而罷搜套之議八年二月兵  
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黠宜 勅王越等俟葉盛  
至日卽調甘涼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  
二月大舉搜套庶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  
萬擺堡運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精兵十萬簡  
命文武重臣充總督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  
所須馱馬鹿角榨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  
啓行 上令成與越等計議以 聞三月王越言延



綏罷遣戍卒近以兵部遣官來議方畧仍畱駐朔州  
孤山諸處但今虜退日久邊鎮稍寧且士卒衣裝盡  
壞馬死過半請如前罷遣休息臣與所遣官俱暫還  
因諭越與盛還京乃圭復請集廷議言套虜不  
驅邊患無已第邊兵多而無統是以屢衄宜擇遣大  
將付以閫外得專事虜于是以武靖侯趙輔爲平虜  
將軍悉部署諸路王越仍督師五月巡撫延綏余子  
俊奏虜賊擁衆河套日急一日已嚴兵相幾戰守謹  
以各邊謀報上聞上曰邊事日急其令趙輔王

越刻日啓行虜大入延慶輔不能禦未幾稱疾召  
還以寧晉伯劉聚代之聚未至虜相繼掠固原延寧  
諸處邊臣屢疏聞詔讓輔越玩寇罪巡撫余子  
俊建議埤山築墻設墩臺砦堡以制虜從之虜自是  
不敢入延綏毛里孩孛魯乃阿羅出三酋亦稍衰敗  
而滿魯都入河套稱可汗亂加思蘭爲太師九年滿  
魯都與孛羅忽並寇韋州總督王越偵知虜盡行老  
弱巢紅鹽池可取也乃與總兵許寧遊擊周玉選精  
騎萬餘自塞齋七日糧盡伏夜行每二舍輒伏兵百



人使休以待事行四日天未明至虜帳縱火焚其帳  
而萬騎齊躁之且擊且射斬首三百級奪牛羊器械  
無算虜巢穴諸畜產畢盡虜聞自外疾走還則廬帳  
皆燼相向慟哭悉力追我師越結陣徐行殿者陽與  
戰引而南至伏中伏前後發掩擊大破之虜恚猶未  
解再鬪再遇伏乃大慟渡河遯虜自據套以來無歲  
不深入殺掠人畜至數千百萬邊將擁兵莫誰何徼  
所遺老弱及殺吾民以上功冒陞賞三遣大將朱永  
道輔劉聚出師大抵效邊將故習虜益橫內地且自

危用事者始議搜套聚兵八萬糜資儲無算頻歲師  
不出至是捷虜內失其孥相與悲泣渡河北去患少  
弭已復稍稍東寇宣大遼東誘兀良哈爲導十一年  
秋滿魯都朮加思蘭並遣使貢未幾復相讐殺始朮  
加思蘭以女妻滿魯都欲代爲可汗恐衆不服謀殺  
滿魯都而立幹赤來爲可汗滿魯都知之索幹赤來  
朮加思蘭匿不與遂攻逐滿魯都併有孛羅忽之衆  
滿魯都部酋脫羅干亦思馬因復攻殺朮加思蘭亦  
思馬因稱太師自朮加思蘭死虜數歲稀入寇大瑞



汪直恃寵喜事數握兵徼戰伐功王越朱永附和之  
諸大臣心知其非不敢爭十六年春邊報至遂命  
永爲征虜將軍直與越俱督師出塞捕虜先是永征  
建州越不與以爲恨至是越聞套虜有居威寧海子  
者給永由他道身與直率輕騎乘雨雪襲擊之斬首  
四百餘級擒百七十餘人班師論功封越威寧伯越  
有智畧其用兵能以奇取勝徒以附直故爲世所訾  
是後屢與直奉命出師十八年春禦虜于延綏小  
捷賞賚甚衆虜亦益盜邊不休明年夏入大同諸堡

殺掠人畜百萬守將許寧以捷

聞虜旣得利長驅

入順聖川散掠蔚朔諸州烽火徹于圻內宣府巡撫  
秦絃總兵周玉力戰却之虜去輒復來至成化末  
無寧歲成化間北虜大抵瓦刺爲強小王子次之  
二種反復相殘並陰結朵顏伺我塞下卽貢馬二種  
亦相繼往來恐中國左右以故雖深入彼自相猜忌  
不能久畱內地未幾滿魯都衰弱不知所終而把禿  
猛可王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千屢遣人貢馬

弘治元年小王子奉書求貢詞稍慢自稱大元大可



汗下 廷議英國公張懋等言虜僭名號自其故態  
先朝亦嘗爲寬假宜令守臣納其使從之是年把禿  
猛可死阿反立其弟伯顏猛可爲可汗虜中以太師  
官最尊王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而伯顏猛  
可○及○其○酋○長○與○瓦○剌○酋○亦○遣○人○來○貢○時○馬○支○升○在○兵  
部○許○進○巡○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  
知○進○進○疏○至○輒○免○下○進○嘗○貽○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  
小○王○子○瓦○剌○二○種○聞○進○威○名○三○年○三○貢○毋○貢○多○至○三  
千○人○少○不○下○二○千○皆○猫○兒○庄○入○比○至○塞○皆○下○馬○脫○弓

矢入館進亦嚴兵待之諸虜留塞外者亦付與酒肉  
華人盜虜馬斬以殉以故虜奉約束惟謹大同宣府  
河○曲○稀○虜○患○異○成○化○時○矣○其○後○乃○有○火○箭○火○箭○脫  
羅于之子小王子部落也狡黠善用兵劫諸部屢寇  
邊獲財畜日強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長邊患復熾  
十年冬寇肅州巡撫吳珉不能禦以王越鎮陝節制  
諸軍越已奪爵起自田間明年秋越率師襲賀蘭山  
後虜破之明年虜寇榆林寧夏大同皆殺掠多明年  
春威遠遊擊將軍王杲敗績右叅將秦恭副總兵馬



昇還雷不進皆論死其夏連寇大同總兵王層等失  
亡多命平江伯陳銳及侍郎許進率師禦虜銳畏  
怯遇虜不敢戰嬰城自保罷還以保國公朱暉代之  
進亦致仕去虜猖獗甚京師戒嚴分遣文武大  
臣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荆倒馬白羊諸關以都  
御史史琳督師大同虜解去明年春迭入延綏守臣  
屢告急復命保國公暉都御史琳統諸路兵西禦  
虜奄苗達監軍暉行至河套襲虜斬三級驅牛畜數  
百歸賞賚有差廷臣屢言功薄不當賞報聞虜分

道掠固原寧夏諸邊輒從花馬池入西北大擾暉等  
不能禦都給事中屈伸疏劾之詔讓暉因召還  
以秦紘督師鎮陝紘至邊大治塹築堡虜稍靖八月  
火篩入花馬池至固原大掠人畜殺吏民總兵恭順  
侯吳瑾罷還京武侯鄭英代侍郎李燧督餉關中空  
運邊城八郡大困自後虜入關隴輒由花馬池矣十  
五年時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上以兵事屬中  
官苗達謀出兵圖之密言于上乃召兵部尚書  
劉大夏議大夏以爲不可上曰永樂間頻年出



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固同于 太宗  
 宗奈今將士遠有不逮且當時如淇國公丘福稍違  
 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况今之時又在丘福下不  
 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 上乃悟曰善朕幾為所誤  
 事乃寢十七年夏六月歸正人報虜有異謀 上召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令譯審虜情因 諭以京軍當  
 恤督將須得人健東陽頓首言 朝廷養兵衛畿輔  
 而役煩多耗士氣非制宜釐其弊 上納之時 天  
 下仁聖孜孜求治憤虜桀驁欲一創之會其秋虜入

大同殺墩軍 上遂 召健等議出師討虜曰墩軍

皆吾赤子虜殺之不道宜問罪健對曰 皇上垂念

赤子甚盛德然兵危事動調未可輕遷進曰邊事急

京師居重馭輕為尤急疲內以事外非完策也 上

意猶未怠東陽曰大同險遠力可自支而潮河川去

京師特一日而近今北虜與朵顏交通即潮河川古

北口當必有內間儻京軍出恐不無後憂且賊在大

同未委所向令聲東擊西而我軍奔走從之此不戰

自敵之道也 上曰虜驚甚不擊之不武即未出宜



敕軍將備豫以需○皆頓首曰○備之善已○召兵尚書

大夏○諭如初○大夏亦力言未可○上曰我○太

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

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馬有兵○又有好將官

餉足兵強將士經百戰○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

疲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于法令○非惟不能殺賊

抑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上納之師乃

不出已而虜為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十八年九月

虜入花馬池○攻陷清水營○起楊一清○經畧陝西邊務

時○朝廷清明○內外大臣協心體國○為經久計○故議

復河套○一清寸畧足任○遂上經畧三疏○一議守守虜

所必入○一議戰戰虜所必敗○一議攻攻虜所必救○疏

畧言善戰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今此諸邊

所患在兵多而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機可乘而

不乘○兵當各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知常而不

知變○往往墮賊計中○將今沿邊至腹裏○分為四路○以

定邊興武營花馬池靈州一帶為藩籬○以石溝鹽池

肅州萌城山城一帶為門戶○以固原黑水口鎮戎所



西安州海刺都一帶爲庭除以安定會寧隆德平涼  
一帶爲堂室行令總兵參遊分地駐劄聲勢連絡併  
力防禦分布既定謹斥埃據要害守水頭以待會寇  
始至謹勿與之爭鋒入城堡以避待其深入左右鎮  
襲踪而躡其後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其勢虜所  
欲當則堅壁清野以老之使不得逞待其情歸然後  
以重兵衝其腹心出其後背晝則追鋒以絕其路夜  
則躡枚以劫其營以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  
利之賊必且挫衄豈能善其歸哉又言虜自延綏大

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溢橫肆無忌有年所以今  
冬河凍必深入套自非撲搗巢穴陝西之患未有已  
也臣非不知往來戰守乃禦戎之常犁庭掃穴非聖  
王之得已然商高祖有鬼方之伐唐太宗有頡利之  
擒况河套本我內地而被據以爲巢此田中之禽利  
用搏執固非稱兵于陰山之窟濺血于不毛之地喜  
功好大者之所爲也今宜調宣大二鎮遊奇官兵於  
延綏中東二路在劄聽張安節制虜若止在套駐牧  
未嘗擁衆內侵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敵如仍前深入



原擬中路邀截之兵固壘不  
奇正列車爲家擇形便爲營務使聲勢連絡前後相  
望以進搗之既近賊壘奮勇疾前衝其腹心捨其羸  
者而戮其壯狡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兵仍堅整  
嚴備不許輕動伺我兵還而虜稀突則或爲羽翼或  
爲後殿而霆擊之則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勢  
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累後軍逸而回則  
殿後使有餘勇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孰決于此  
但兵貴神速機防先露進退之際間不容髮乞 勅

兵部詳議施行會

孝宗崩逆瑾專政一清得罪

去無敢言及河套者卽有建白輒云修邊或曰進幾  
里扞虜或曰退幾里固我我邊日退奮虜日進自是  
從花馬池毀垣入掠隆德靜寧諸處再旬乃退關中  
大震三年 命兵部侍郎文貴開府督師貴所請度  
支金錢巨萬名修邊費然半輸劉瑾所虜殺掠男婦  
數千雜畜器械倍之莫誰何明年虜伏大衆于延綏  
塞下遣輕騎攻新興堡副總兵侯勛禦之伏起被圍  
會救至虜解去總督尚書才寬以捷 聞已又入花



馬池寬被誅時小王子與火篩讐殺火篩死復以他  
事怒其丞相亦不刺欲殺之亦不刺懼擁萬衆掠涼  
州攻破安定王等族奪其誥印諸番苦之西海自是  
始有虜別部阿爾禿斯與亦不刺合日與小王子尋  
兵敗則掠邊頻年深入殺掠慘于西陲亡失無算守  
臣輒以捷聞九年總制叢蘭告急詔太監張永  
督宣大延綏兵都督白玉爲大將軍協蘭禦虜永等  
多挾人從請乞煩浩未出國門已費度支金錢十餘  
萬平無功十年寇固原十一年寇榆林十二年入大

同屬上以遊幸至陽和親部署諸將總兵王勛等  
遇虜于應州爲所圍上督兵援之衆殊死戰虜稍  
却會暮收營明日虜來攻自辰至酉戰百餘合虜引  
而西追至平虜朔州會大風晝晦上乃還是役也  
獲虜首十六級我軍死傷數百乘輿幾危七月虜  
入花馬池深入大掠秦隴時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  
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刺弒阿爾倫遁入河西  
阿爾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幾  
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大營五日好陳察罕見日召



阿兒曰把郎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可五萬人卜  
 赤居中屯牧五營還衛之又東有岡雷罕哈爾填三  
 部岡雷部營一其酋滿會王罕哈部營三其酋猛可  
 不郎爾填部營一其酋可雷都三部可六萬人居沙  
 漠東偏與朶顏為隣西有應紹不阿禿斯滿官噴三  
 部應紹不部營十日阿速曰哈刺噴曰舍奴郎曰孛  
 來曰當刺兒罕曰失保噴曰叭兒厥曰荒花旦曰奴  
 母噴曰塔不乃麻故屬亦不刺亦不刺遁西海去遂  
 分散無幾惟哈刺噴一營僅全阿爾禿斯部營七故

亦屬亦不刺今從吉囊合為四營曰哱合斯曰偶甚  
 曰叭哈恩納曰打郎衆可七萬滿噴部營八故屬火  
 篩今從俺荅合為六營曰多羅出土悶畏苦兒曰兀  
 甚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刺三部衆可四萬吉囊俺  
 荅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著子也諸種中獨強時寇  
 延寧宣大南有哈刺噴部營一酋把荅罕奈衆可三  
 萬哈連部營一酋失刺台吉衆可二萬居宣府大同  
 塞外北有九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  
 至今相攻又西為瓦刺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為讐



諸虜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營部皆有分地不相亂  
十六年寇莊洮岷涼等處守臣告急巡按御史許翔  
鳳以聞言虜勢日熾防禦日疎大臣坐食廩祿而  
不展一籌將官惟務剝削而不發一矢廩藏空虛芻  
糧匱乏軍令傷于姑息銳氣餒于侵牟遇虜入掠輒  
嬰城自保聞虜造鉞鏐欲攻城堡請下戶工二部講  
求良策勅鎮巡等官選集精銳剋期勦逐戶部擬  
遣官一員舁以璽書關防專理糧餉兵部議請從之  
報可嘉靖元年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三年秋

大同巡撫張文錦以鎮城孤懸迫虜築水口等五堡  
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卒悍行叅將賈鑑督之嚴叛  
殺鑑及文錦多走出塞降虜明年屢入陝西諸寨殺  
吏民亦不刺復駐牧賀蘭山後出沒擾邊詔楊一  
清爲總制一清議勅尚書金獻民議撫會王憲代一  
清乃下憲議憲亦言通虜不大創患無已勒所部待  
師期詔憲慎防守毋輕出塞六年春虜連寇宣府  
叅將士經關山俱戰死其秋數萬騎入寧夏王憲督  
總兵鄭卿杭雄拒却之斬首三百餘級明年春掠山



西其冬五萬騎掠宣府總兵趙瑛等拒却之已復大掠陽和至朔州指揮趙源戰死明年春數萬騎入寧夏塞杭雄禦之敗績遂由鎮羌入西海與亦不剌結親謀內犯時王瓊代憲益修邊虜稍却未幾召還唐龍代之十一年虜款延綏塞詔却之遂擁十萬騎入寇總制龍請許貢以紓患上曰虜負罪宜討大臣當戮力振國威乃取日前計縱虜耶龍連戰頗有斬獲虜以數萬騎渡河而西襲十兒孩大破之十兒孩者亦小王子部落遁入西海與亦不剌阿爾禿

所共患邊者也明年秋虜窺大同塞總兵朱瑾議浚濠塹遏虜騎大同卒素憚瑾治軍嚴因是役遂亂攻殺瑾總督劉源清欲盡誅諸亂者卒愈囂嬰城叛遺小王子金幣女伎曰土中饒可帝勝沙漠也指代王宮曰以此爲那顏居小王子勒兵應之遊騎至應朔諸州旋解去亂亦隨定是時小王子最富強控弦十餘萬多畜黃金犀毗稍厭兵其連歲深入蹂西北邊皆其別部酋曰吉囊曰俺荅二酋亦元裔于小王子爲從父行其大父曰反顏哈有十一子次日塞那刺



有七子長吉囊次俺答皆雄黠善兵吉囊壁河套名  
襖兒都司直闕中俺答壁豐州灘直代雲中吉囊俺  
答合九子子各萬騎其弟老把都亦數萬騎壁張家  
口諸昆從百十皆有分地率盜邊自肥日益強盛名  
尊小王子不受其約束小王子亦徙壁東方直薊遼  
號曰土蠻異種黃毛者兇悍不能別死生衆少于三  
部虜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徼取子女玉帛虜苦  
之因合兵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專事我  
十三年春入延綏秋入花馬池掠固原殘安定會寧

二縣總兵王效副總兵梁震禦之斬首二百餘級虜  
東犯大同十五年秋復入延綏總督劉天和督諸將  
禦之斬首百餘級明年秋入甘州大掠已分掠東西  
諸塞無寧日每入大率十萬少亦數千諸將莫能禦  
獨大同總兵梁震數以家丁劫虜有功虜畏之震死  
家丁多走降虜十九年入寇榆林破清平堡入米脂  
殺掠人畜萬計焚芻糧數萬長驅而出總兵周尚文  
任兵清秋原虜退以捷告七月虜入宣府塞先是大  
同歸正人王三子言虜酋哈刺噴糾俺答幾祿吉囊



青台吉赤台吉等十人禱旗驄馬負十日食入塞北  
報至虜已過順聖川抵蔚州所過盡破關廂堡塞殺  
人盈野總兵白爵遇虜于水泉兒大敗副總兵雲昌  
遇虜于馬連堡又敗虜留于宣府境內者幾兩月徐  
自出塞而巡撫楚書以却虜敘功擢賞有差特虜覘  
大同兵東援宣府遂乘虛寇大同西路殺掠人畜數  
十萬先是大同叛卒盡走虜中虜擇便捷輩多與牛  
羊帳幙令爲僧道乞丐偵調我邊西至甘涼東入山  
東或入京師凡地里險易兵馬強弱撫鎮將領

怯利害盡走告虜酋吉囊俺答二酋分道入塞大同  
卒陰與虜約無掠我人畜我亦不闌汝虜喜指折箭  
以誓而去至是竟越大同抵鴈門度寧武入嵐靜交  
城掠殺人畜萬計遇大同卒以所掠輜重與之名買  
賂錢大同撫臣史道總兵王陞幸無事若不聞聞亦  
不問大同卒亦驕悍不用命宣武總兵白爵調援亦  
不肯戰虜益無顧忌且欲攻鴈門山西撫臣陳講告  
急大同撫臣史道竟匿不聞講疏言八月六日達賊  
由井坪至朔州城七日分三路由井子窰青屹峇侵



至陽方邊接連狗兒澗水口等處殺官軍掠人畜又入水口佛老觀灰泉梁溫等處深入省城西南十日興嵐交城平虜與汾州文水清源十數州縣封壤連接一望平原民皆村居曾無堡塞比之邊城萬萬不俸且各賊未遭剉劓延任腹裡數日不出人心驚惶禍變莫測後報聲息尤爲可駭我兵進退不滿八千大同援兵雖至大約一千五百遣人督戰觀望不前兵勢至此後將何支山西地連畿輔密邇京師又與河南諸省止隔一山若不早振舉必成大患乞下

廷臣集議更新弦轍兵部尚書張瓚不以爲然曰虜今且退何事張皇先是虜吉囊擁衆數萬由延綏西路定邊營入寇時諸鎮兵悉分布守邊虜乘虛攻固原城分兵西掠殺戮甚慘會大雨浹旬道澗虜騎不得逞弓矢盡膠陝西總兵魏時督兵分道邀之虜始引旋至黑水苑延綏革任總兵周尚文盡銳攻之自巳至申凡三戰勝負未決吉囊子號小十王者曉果面輕率其勁卒三十餘人馳衝營中盡爲我軍所殲虜衆遂奪氣斂去寧夏總兵任傑副總兵陶希臯復



選銳于鐵柱泉迎擊之追奔出塞斬獲甚衆是役也  
虜以八月二十一日入境九月十三始出初至甚銳  
諸將莫撓其鋒乃深入內地縱橫擄掠既遇霖潦旋  
虜欲且饜顧惜輜重兼易我軍甚無戰志總督尚書  
劉天和以循省 詔旨嚴切而諸將畏縮慮重得罪  
乃斬不用命指揮使牛斗郭二人時周尚文已奉  
旨革任持檄召之激以忠義尚文感奮遂有黑水苑  
之戰軍氣乃振而三鎮斬獲至四百四十餘級虜所  
獲亦復失亡過半天和以捷 聞 上大喜褒獎

天和卽軍中策加太子少保二十年虜酋俺荅阿不  
孩遣使石天爵款大同陽和塞求貢巡撫大同史道  
疏聞其事因言虜自 弘治後不入貢四十年而我  
邊歲苦侵暴今果誠心歸款其爲中國利殆不可言  
第虜勢方熾戎心叵測防禦機宜臣等未敢少懈乞  
亟下廷臣集議所以待之者 詔兵部集議以 聞  
虜待命邊外屢向墩哨卒調進止一日邀守墩百戶  
李寶下墩以虜酒席地飲之載以馬擁入俺酋營與  
之歡飲虜衆有執掠哨卒刳其衣糧者俺酋聞而痛



懲之遣夷使送哨卒衣糧還巡按御史譚學復以  
聞因請速定大計准貢則後虞當防不准則近害立  
至且請多發兵糧遣知兵大臣趨臨調度相機緩勦  
兵部議覆從之先是虜酋遣石天爵求入貢上曰  
虜情叵測假詞給我耳命舉大臣總督宣大軍務  
乃以樊繼祖往發帑金九十萬命發石天爵至鎮  
繼祖乃逸之去遂以我邊無備報虜酋吉囊遂率眾  
入塞副總兵丁瑋出師至寧武關東北十里石湖嶺  
遇虜力戰死之虜遂入關繼祖坐視不能救縱其深

入遊擊周宇禦之戰死虜遂入山西又越而南殺掠  
人畜數萬京師戒嚴乃起翟鵬總督京師南面  
及山東河南軍務既而吉囊出關未至塞上俺答復  
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益眾上命繼祖發  
兵應援繼祖竟不應二十一年吉囊病死其子板不  
孩居套中小王子不及兒台吉駐威寧海上俺答糾  
數酋經朔州至廣武天屹峽攻墻我兵敗績復召  
翟鵬總督宣大諸處軍務出賞格擒斬俺答賞千金  
陞不次他酋三百金陞三級時俺答青台吉呪刺哈



哈刺漢及叛人高懷志李天章各擁萬衆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黨平陽下邑翟鵬時尚未至我師連營莫相攝觀望不肯戰縱虜深入虜大衆駐平遙介休間散入險山中殺掠人畜諸將竟不肯乘險邀擊虜掠男女牛羊衣襪迤邐就大營結陣整衆且歸張世忠等自候城村起營盟約諸將躡虜諸將閉營不相援虜見世忠軍壯呼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之世忠憤曰諸將獨不念血盟耶世忠被箭傷裹創下馬四面布戰虜亦窘會矢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

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王刑汝寧追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己至西虜見我兵死傷衆無援久戰力竭遂躡我營世忠墜馬死虜乃復分掠定襄孟五臺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掠殺人畜萬計從廣武站出關安行自大同左衛及陽和塞去虜自六月入塞至七月凡掠十衛三十八州縣殺擄男女二十餘萬牛馬羊豕畜二百萬衣襪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蹂田禾數十萬頃時山西提學胡松發憤疏曰虜寇南侵聲息不爲不章徹矣大同鎮巡與



之密邇可諉曰不聞知乎自度力能捍禦固當日夕  
設方畧簡人馬繕器械務爲不可勝以待敵卽力不  
能亦當疏言其狀請朝廷廣措芻糗預調鄰兵以  
併力捍禦之誠不宜默默而已也乃緘口養亂束手  
坐觀待其諸部旣集擁兵壓境然後以彼求貢之詞  
閔是將誰欺乎矧又還其間諜絕不設備頗聞爲陰  
納賂遺款令勿殘已地竟不聞以一矢相加遺而使  
之長驅深入衝行內地如陷無人之境夫受聞外重  
寄爲國家封疆之臣而若此豈不辱國體而敗王事

哉察其所以蓋緣都御史道志意廣奢日冀遷陟旣  
不以地方爲己責而總兵等官人欲僥一時之倖而  
嫁禍于後人以致虜賊敢于深入而不知是山西之  
禍大同實成之昔春秋之時夷狄內侵仲尼深罪齊  
晉之不能討則大同鎮巡者固春秋之義所深誅也  
語有之曰蟻穴不窒將爲江河毫末不折將尋斧柯  
言微之必著而積漸之爲大害也始數年北虜之侵  
我也雖烽火時警疆場不寧然不過緣邊而止猶未  
敢公然無忌也其後漸知我之虛實謂莫能抗則深



入闕南與嵐靜樂之境矣。然距偏頭寧武諸闕猶未甚遠，亦猶有忌也。茲者一月兩舉，直踰平定而東，石州而西，視去歲所侵，又越數百里而遙。此其漸安可長哉！夫虜猶狗豕然，于此得便，則于此數來。丞相之則終莫敢至，臣不暇遠引論近事。正統中也先入寇，賴清風店一戰而勝，胡人痛哭而不敢南。今虜暫退，宜及是時申戒內外任事之臣，勿以虜退而苟安。凜凜然常若有百萬之敵壓于境，日夜蒐補簡閱，激昂教訓，諸中外所上一切便事，果斷而力行之，務收

清風之捷，以全中原數百萬生靈之命。臣不勝大願。疏上。上拊髀歎以爲忠，命擢用而當路者喜笑之，以爲越職自炫，鬻非所宜言，欲頓感敗之。擢山西參政備兵代州，聽撫臣委用。居數月，虜入論罷官。自是虜益橫，歲深入而輔臣覘上意，厭聞兵，諸警謀不時上。蓋嘉靖初，肅皇帝勵精圖治，克謹邊備。而楊文襄一清，胡端敏世寧，李康惠承勛，相繼爲本。兵日嚴，爲捍禦。故虜患未甚，其後上旣玄修西內，念獨在按名法，刑賞繩邊將吏，卽督撫大臣往往逮。



詔獄劾治輕乃得謫戍而閣大臣筦國者頗倚寵納  
賂諸邊歲請帑藏金數百萬名餉犒而絡繹輸權門  
張勝諱敗冒功掩罪以故邊愈益圯而虜患益滋二  
十三年虜破宜府入紫荆關詔逮總督翟鵬巡撫  
朱方等以翁萬達代時鵬以不善附權貴通貨財再  
出總督例辭時宰私宅時宰惡之數日不得通鵬以  
邊事急遂行至鎮以邊乏疏乞兵糧時宰竟罷鵬革  
總制官終以罪受訊以翁萬達代萬達有計畧至鎮  
詰邊蒐卒次第修諸墻堡戎備大飭明年秋虜以數

萬騎犯鐵裏門鶻傷谷萬達分軍爲二故總張達將  
左部故偏帥張鳳將右部達戰鐵裏門虜却鳳戰鶻  
鶻谷殺傷大當虜欲解去已憤曰南軍不數百我以  
數萬返何以復軍乃益合圍殺鳳磁人王那直素負  
勇力提大刀入陣獨殺數十人竟闖死軍沒然虜亦  
大懼明年復使使求款邊卒徂前事殺之萬達請治  
殺使罪紓虜忿且言虜款堅宜羈縻制之毋絕不聽  
二十五年八月套虜三萬餘人入寇越延安府至于  
三原涇陽殺掠人畜無算總督三邊侍郎曾銑請復



河套條爲八議一日定廟謨二日立綱紀三日審機  
宜四日選將材五日任賢能六日足芻餉七日明賞  
罰八日修長技計萬餘言指據明悉下兵部議行冬  
以議修築邊牆銑復言河套古朔方地自漢武帝遣  
衛青逐虜築城繕塞因河爲固唐張仁愿復于河北  
築三受降城卽國初東勝衛及東西受降城所地  
也後三城內徙虜遂據套爲穴深山大川勢固在彼  
而寧夏外險及南備河套得出沒自由東西侵禦煩  
勞三秦坐困故套虜不除中國之禍未可量也臣嘗

審度機宜較量彼我當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醜  
類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利而中國誦  
之時也及其冬深水枯分帳散牧馬無宿藁日漸羸  
瘠比及春深賊勢益弱我則淬礪戈矛備具火器練  
兵秣馬乘便而出此中國利而虜誦之時也今之禦  
邊者不務乘虜之誦而用吾之利常使虜得因其利  
而制吾之所誦是以有敗而無勝爲今日之計宜用  
練兵六萬人益以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當春  
夏之交攜五十日之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搗巢



穴材官騶發礮火雷擊則虜不能支矣歲歲爲之每  
出益勵虜勢必折將遜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去  
然後因祖宗之故疆并河爲塞修築墩隍建置衛  
所處分戍卒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  
形勢此中興之大烈也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亟定  
久計勅下所司預理財用治軍實比及三年許臣  
如前所奏事先于來歲三四月間陰選武銳掩擊鄰  
近零虜以習我軍之技而倡其勇敢所謂兵戢而時  
動動則威矣夫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蓋築邊不

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驅斤克殘臨河作陣乃國  
家萬年久遠之大計唯陛下裁之疏下兵部并議  
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二者相較復套尤難夫欲率  
數萬之衆費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艱阻之穴以驅  
數十年盤據之虜談何容易故不若修堵築邊爲計  
完而成功可期也第延綏一帶地勢延漫土雜沙礮  
居民隔遠最爲荒涼若欲一千五百餘里之地而責  
成于三年之功恐未易集縱使能成亦難爲守宜仍  
行銑等從長會計上嘉獎之然中外皆知兵弱財







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為圖事者  
 深長思也。自國家舍受降而城東勝後又撤東勝  
 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為日久矣。然正統  
 成化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  
 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弘治中我軍猶歲搜  
 套搗其巢業不能復。今虜盤據其中滋畜牧遂生養  
 習為固然而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今益昌熾可三  
 四十萬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廟  
 堂注意修舉亦暫爾彼此強弱盈縮之勢較如而何

可輕動為也。且河套久淪虜中開謀罕至山川之險  
 易途路之紆直草木之有無皆不能諳知我勞而往  
 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  
 即師小利尚難其歸倘失鄉導全軍何賴且數萬之  
 眾緩行則虜得為備疾行則輜重不繼吾尅日裹糧  
 業有定數而虜遷徙無常遠近不測戰固無定地定  
 期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伴逃遜笳角時聞壁壘  
 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于此戰耶退耶又數  
 萬之眾出塞有數萬之眾為援否耶糧道雖通保無



抄掠不匱乏耶夫馳擊者虜之所長守險者我之所  
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舍火器守險  
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今塞  
下兵卽塞下之人也有先人墳墓廬舍之守有妻孥  
眷屬骨肉之愛有禾黍桑麻業產之戀有牛馬牲畜  
養身之具故其赴敵如赴私讐宜有必奮然且迫于  
兵刃怵于死生徃徃怯以煩督責令驅之下無人  
迹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  
之以不卽罷之役恐之以方張百戰之虜而欲得人

之死力也其將能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  
期春夏馬瘦爲虜弱則我蒐于套秋冬馬肥爲虜強  
則我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自困夫物性不甚相遠  
也秋冬虜馬肥矣我馬亦肥乎而乃止于守春夏虜  
馬瘦矣我馬不亦瘦乎胡獨利于征春夏馬瘦虜弱  
不能爲寇然坐以待我何知其不能擾擊我也秋冬  
馬瘦虜強能爲寇矣則多方設謀何知其不能報我  
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可以自逸轉  
盼之間情態立異奈何欲歲一爲之俟三舉復之也



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馬傷耗，議論蜂起。將已之乎？將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卽三年三舉，咸得志矣。虜敗而遯，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將何時已乎？蓋議者徒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大同五堡之城，虜不深競，以爲套地，易復而不知勢固有不同也。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吾以退。舉足南向，壕塹城堡可立至也。後援濟師可立待也。復套則深入入境，後援不繼，勝固間關，敗虞陷沒。則事勢異也。往

城諸邊本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不爲意。雖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任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爭乎？則事體異也。故曰殺虎易奪，虎子難奪。虎子易奪，虎穴而居難。今未爲殺虎而欲奪其子，處其穴得乎？議者又言伺虜出套，拒河而守之，亟築垣墻，次移邊堡，不知吉囊控弦不下十餘萬，非不自支，何拒空套以出沿河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置兵以守非千人不可而遊



徼瞭望哨守不與焉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已至矣况我邊河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豈能自供必將仰給內地由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河卽糧餉可充飛輓難繼此尤所當先序而殫思者也事變之來曷其有極孰能逆觀異時者或自相攻擊或薦遭疾疫套地之復此其時乎今獨當謹我塞障飾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者也蓋慮事忠篤如此久之俺答益求入貢萬達言俺答乞貢請

其可否巡按御史黃汝桂疏奏自火篩作梗貢禮浸廢迄今四十餘年自嘉靖辛丑虜人肆叵測之謀石天爵倡入貢之請去歲至今又復踵行前詐豈可輕信墮虜計中蓋虜自庚子以來連年蹂大同深入澤潞甲辰由宣府抵紫荆乙巳丙午西掠延綏東寇遼東塗炭我疆宇殺掠我人民凡我臣工皆志殲醜虜以雪積憤但時未可乘勢當徐圖耳故貢亦寇不貢亦寇者夷狄之故習也貢亦備不貢亦備者邊臣之至計也事機貴于先圖軍令重于申命乞嚴



勅總督鎮巡等官過加防禦二十七年虜大入大同塞萬達策虜趨鎮安堡使總兵趙卿駐焉虜佯攻獨石卿違制悉走獨石虜遂踰長安嶺掠隆永得利去詔罷趙卿貶萬達俸二秩二十八年虜犯宣府滿水崖萬達諜知之曰虜素號宣府諸將易與耳今盛氣入其鋒不可當乃檄大同總兵周尚文曰虜且東二鎮相援制也其以兵趨滿水失期者罪無赦又虞尚文不時至則具疏請時尚文老矣尚健聞與士卒均苦樂士願爲之死得旨介而馳未至裨將董陽江

鞠戰歿尚文遇虜曹家庄大戰敗之虜恃衆不退益治兵攻圍三日萬達計曰戰久矣兵必疲不援尚文是棄師也率壯騎數千赴之會大風起車曳柴亟進距虜四十里而軍虜大驚曰翁太師至矣遂結營東遁宣府總兵趙國忠又敗之于大滹沱復與尚文等分道追虜虜狼狽夜遁萬達以捷聞議者爲數十年鮮此戰功久之又謀深入萬達疏請在關北者計在必戰以退虜在關南者計在必守以保邊勿以疏虞取敗上然之萬達尋召還郭宗臯代而尚文



亦卒張達代明年夏虜入大同塞達禦之虜爲三覆  
待我達恃勇不戒中伏力戰死副總兵林椿援達亦  
死達椿皆驍勇敢戰邊人惜之事 聞逮宗臯等罪  
治有差以仇鸞帥大同其秋虜至鎮鸞使其黨時義  
賄虜令東寇薊薊山外界虜恃三衛藩焉至是三衛  
反導虜深入至古北口巡撫王汝孝悉衆禦之虜佯  
督衆綴我師而別遣精騎具鈇鏃抉塞垣人我師後  
京兵大驚潰虜遂長驅內地將通通州巡畿御史王  
忬馳驛通州曰此 國家咽喉處也○誓吏民城守○

潛舟艤潞河西勿使爲虜用及虜至以白河阻不得  
渡分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諸處忬夜爲疏總使走  
請援 京師始震急集諸營兵城守僅老弱兵四萬  
人又半役于總兵提督家不令出伍索武庫甲仗庫  
闕據例勒賄不時發久之未能軍本兵丁汝夔以  
聞 上大驚 詔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傳督九門  
門各守以文武大臣集武舉千人隸焉別募良家子  
蒼頭義軍垂四萬登陴咸寧侯鸞保定巡撫楊守謙  
俱以兵至諸勤王兵先後至 上內視稍強拜鸞爲



平虜大將軍諸道悉屬之進守謙兵部侍郎督師釋  
 故叅將戴綸歐陽安等繫令從軍自効分遣京營兵  
 屯城內外巷陌間營兵懼見敵驅之出皆泣下不敢  
 前城外及近地居人擁人連絡不絕多被血淋漓至  
 者時事起倉卒諸務未備勤王師聞變即馳至未資  
 糗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  
 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啓廩發粟則囊橐  
 空匱皆無所需故士卒饑疲甚有餒死者上怒令  
 奪尚書李士翱以下諸官職辦事虜日大肆焚掠至

東直門執御廐內臣八人以去郊民扶傷集門下閤  
 不得入號聲徹西內上命啓扉納之是日虜遊騎  
 往返六門外勤王兵無有敢櫻其鋒者令所執內臣  
 持書來多媢語求通貢時上坐西齋官望烽火四  
 起計無所出召大學士嵩禮部尚書階問虜事嵩  
 言此掠食賊不足憂階曰虜在城下縱火殺人胡止  
 云掠食當議所以禦之之策上顧階曰卿言是因  
 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中上曰何以應之嵩  
 曰此禮部事階曰今虜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備一



無所恃宜權許以款第恐將來邀索無厭耳。上悚然曰卿可謂遠慮然則當如何階請以計款之言其書皆漢文。朝廷疑而不信且無臨城脅貢之禮可退出大邊外別遣使同大同守臣為奏事乃可從如此往返之間四方援兵皆至我戰守有備矣。上首肯曰卿言是因令再集群臣以議日午群臣畢集階示以虜書言欲以三千人入貢許之則緩兵不則益兵破其城因陳筆劄令各書所見。上聞群臣相顧莫敢發時司業趙貞吉抗言此何必問問則恐後生

懦夫闔于事必有以和議進者且虜大舉入寇震

宮闕譬扼我吭而迫乃許貢耶與城下盟何異檢討

毛起謂時事孔棘宜暫許俟出塞而後却之貞吉叱

起謬語然中貴人業已聞。上矣議奏入時已暮

上思馳騎。召起至西苑。賜酒食令條奏貞吉大

言。陛下宜御奉天下罪已。詔詔速獎故都督周

尚文功併釋沈束獄以作人心且士卒不力以至將

多冒首功耳今誠募一首予百金捐十萬金虜且立

盡嵩卽請擢貞吉兼御史齎萬金往募首功已而虜



由鞏華城犯諸陵轉掠山西良鄉保定皆震次日  
亭午上出御奏天殿勅責逮繫都史王儀王汝  
孝總兵羅希韓就訊汝孝道梗不及逮時儀在通州  
屯兵城外而閉城固守會仇鸞兵掠食諸村儀令人  
捕之斃諸獄仇鸞大譁遂爲御史所劾逮至以懼怯  
不戰削籍超遷巡按王忬爲僉都御史守通州時上  
下恬熙忽遽變木兵束手無措卽偵報無一當者每  
往偵不十里遇遊寇者訛言卽返報復遣一卒亦復  
爾日數十報卽城中數十驚于是大同軍故爲椎髻

掠村落無所忌卽捕之輒自詭曰遼東軍蓋朶顏諸  
部虜謀云導之入寇者也鸞方蒙寵眷人不敢忤大  
同軍而帝以其入援爲諸道先卽掠食足矜鸞亦  
自私其軍不繩以法汝夔無可奈何輒令曰勿捕大  
同軍大同軍益驕而又自稱遼陽軍人遂謗夔山東  
人庇其鄉耳及虜薄城而汝夔受計于嵩令諸將勿  
輕戰虜飽自去耳諸將故不敢戰乃誘曰汝夔有禁  
勿戰語稍聞禁中而鸞率兵故遠屯郊坰虜薄城  
楊守謙屯城下兵少不敢擊虜城中人人見之而鸞



遠避無從驗自謂擊虜酣戰不能開薄城也而虜多  
 殘中貴庄野中貴遂謗汝夔守謙貳于虜上乃命  
 執汝夔下獄而遣官自軍前逮守謙即訊爰書少緩  
 上坐齋宮大怒刑部彭比周故緩獄以覲倖免亦就  
 逮延杖奪俸久之虜已東京師解嚴丁亥棄二臣  
 于西市梟以徇時科臣按例三覆上亦杖之削籍  
 仍追故貞吉廷議多翫骸謂其狂誕申理周尚文沈  
 東而齋金不能得首功杖謫焉詔大將軍鸞盡督  
 宜大保定遼陽山西勤王兵出軼虜而鸞實中情怯

獨大言厲坡外為容已虜剽得金泉子女無算意欲

滿乃循諸陵而北翔祥去鸞終憚不擊而潛與之

通虜安營輒立營其旁睨之虜去復尾其後名截殺

名追捕實不一當虜虜既退乃收斬虜所遺我稚弱

及降若逃者以捷聞虜所至書墻壁間曰仇鸞免

送于是詔鸞督京營虜既歸會疾病人畜多死所

掠皆歸部落稍中悔鸞懼虜且復至陰使人啗以開

市俺荅遂上書求貢三十年春使子脫脫詣塞下申

請督臣蘇祐以聞下廷議咸言邊事陵遲甚矣



姑從虜以紓吾邊且永樂成化間嘗許女直三  
衛市矣何獨勒于虜詔給金十萬易布幣開市五  
堡漸及延寧以侍郎史道經紀其事駕部員外郎楊  
繼盛疏條其不可畧言虜踐躡我八陵虔剽我赤  
子而先之以互市此爲損威重而長寇讐今之爲繆  
說者不過曰吾外假馬市羈縻虜而內得自寬修武  
備夫虜至逆也至無饜也人心憤之矣不及時激厲  
其氣用之而和以自弛使邊人媮好衣食忘其憤  
而懈于備隳豪傑效用之心往者邊私通虜吏猶得

以法裁之今導之矣是開百姓不靖之漸也又不過  
曰得馬以資吾軍不知旣已和矣馬焉用之且虜安  
肯捐其壯馬而予我蓋其人內迫于國家之深恩

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惜于敵之重勢則務中其  
欲以求寬惟陛下獨斷下相嵩等八大臣議皆憚  
鸞唯唯鸞密疏爭下繼盛詔獄訊謫官乃馬市則  
費金幣萬計顧獨得駑馬乍市已卽禁牝牡駒引之  
馬騰躍長驅去實不得一馬而我叛人蕭芹等素導  
虜謀中國不利虜款欲敗之謂俺答曰中國毒水上



流伏甲市傍若幾殆俺答固心疑其左右復受芹賂  
爲言芹有異術能使城自頽愈益動市畢潛犯左衛  
并使其黨爲內應會謀洩引還史道遣人讓虜虜內  
媿因以千騎隨芹入試其術不效遂執以與我論功  
道進尚書鸞加太子太傅道復爲虜請以牛羊易粟  
廷臣多謂虜欲無厭不宜聽督臣蘇祐疏言一牛數  
度一羊數釜米如珠而牛羊如出竭廩不能厭也虜  
無親而貪寒盟其心耳市虜以安邊也朝市暮掠何  
危如之心勿許 詔從祐議 召道還其冬大入邊

殺掠邊臣詰之漫應曰此貧虜掠食耳我不能禁卽  
中國能禁民勿盜耶三十一年復請市弘賜堡御史  
李逢時以非期拒却之俺答恚益縱掠逢時上請合  
兵征勦 上命鸞相機捕逐毋仍觀望然鸞偃蹇畏  
懦不敢發兵進討又恃通市不爲戍守而大同總兵  
徐仁復驕縱恣意肢削爲囊橐計巡撫何思亦以通  
市故禁邊軍拒虜者抵死以故虜衆出入關隘無復  
顧忌動稱貢市有司廩餼惟謹至是大掠懷仁諸堡  
守將莫敢誰何議者咸咎馬市非計鸞內恐因請邊



塞毋扼虜縱其深入內外合擊破之必矣兵部謂深  
 入則蹂我幾輔縱能破虜其傷實多鸞議絀復請  
 率兵出塞捕虜上不許然鸞實中怯無意行特特  
 寵嘆咤以虛聲聳朝廷而學士嵩亦與鸞交郊數  
 于上前言鸞不戰非計于是令兵部傳諭須一大  
 創自是亦覺鸞不足恃矣已而邊報益亟鸞疾劇不  
 能出師猶戀大將印不欲辭請輿疾出師免陞辭從  
 之然實不能出也尋病死都督陸炳發其奸詔剖  
 棺尸諸車籍其家悉罷諸邊馬市更言者死嗣是頗

年侵掠三十二年冬虜衆二十萬薄古北口烽火達

于京師上懲庚戌事憂日肝忘食遣使偵諸軍

戰守狀時薊遼總督楊博躬擐甲乘城督將士防禦  
 甚力虜百道攻之博隨方拒擊終不能入使者以狀  
 聞詔賜犒之博宣示威德將士氣益倍虜不得利乃  
 引去事聞進博都御史時虜患益熾朶顏掾之索  
 賞無時守臣奏留山海關稅銀給之又邏卒出塞輒  
 縛求取贖諸將苟異無事歛軍資賂之少不與則殺  
 所縛其暴橫如此明年王忬以侍郎督薊遼大却虜



于喜峯口因籌三衛令鎮巡以綺繒胡粉之屬結其妻孥尉撫備至又約薊遼總兵各以六月耀武其地旌旄經百餘里鼓鉦不絕三衛稍惕復爲我用三十年誅叛人張邦奇呂仲佑邦奇衛舍人與丘富周原趙全李自馨等皆以白連教捕急先後叛入虜虜居之豐州號板升板升華言屋也富最用事日夜教虜治攻具懇田積粟收知畧士與謀我邊民黠知書者踵歸虜俺答令富試之能者統衆騎不則給旣脫地令事鉏耨御史李鳳毛言虜累入犯謀由富等乞

令副使楊順計獲詔給順萬金毋問出入下令擒斬俺答諸酋予萬金伯爾擒斬丘富周原二三百金授三品武階副總兵田世威密遣富故人王勳及弟浩入虜招富降大同人孫廷美亦陷虜與浩共說富富問儒生計安國爾與歸孰便安國曰公華人也乃爲犬羊用乎今官家方急公宜亟歸取功名毋失邦奇謂富曰中國購若歸且遺之檜富怒令邦奇與浩質邦奇罵浩若賣丘公與中國耳富怒殺廷美浩約呂仲祐內應攻大同勳逃歸謀復弟讐適邦奇挾虜



駢至邊索所倭乃識書伏甲執之并得呂仲緒姦狀俱伏法論功陞賞督撫諸臣官計安國爲鎮撫厚恤浩廷美家三十六年俺答入宣府塞冬大掠大同塞其子辛愛妾挑松寨者以私通部目蠻帶帶懼誅來奔辛愛大恚縱騎索諸邊且詐言以我叛入丘富來易總督楊順懼議遣還或曰無爾也我笑丘富爾彼得蠻帶沮降且辱國順竟私與之辛愛磔以殉虜竟不執送丘富攻圍右衛益急烽火斷絕順告總兵尚表轉餉虜遶圍數重經月不解城中至併竈而爨

危在旦夕亟命督運濟之久之大兵集虜拔帳北道運餉始至居民呼聲震地慶爲更生連歲大同以守者非人虜視爲往來通衢不分冬夏與華人雜處其地○上○心○憂○之○凡○動○發○太○倉○銀○歲○例○外○以○數○萬○計○類○爲○守○者○交○關○當○路○侵○剋○賂○遺○而○邊○民○所○沾○不○及○十○之二○馴○致○勢○不○可○支○則○倡○言○宣○大○可○棄○以○誑○聽○間○既○虜圍○右○衛○急○上○屢○問○計○于○輔○臣○嵩○嵩○意○欲○棄○之○而○難于言乃對本兵許論習塞事請降論問之論阿嵩遂言右衛遠在大同西北深入虜地異日所以得安



由東西堡寨聯絡策應之也。今墩堡悉毀于虜，遺一孤城于極塞外，故虜一圍困，卽聲問隔絕。計非重兵驅之，虜不肯去。卽虜去而兵無宿糧，計必速散。散則虜必復來。今圖爲永安，則必復該衛兵馬原額。以今地方荒歉，芻粟踴貴，計其糧餉非五十萬金不可。果爾，則此彈丸一城，雖孤懸虜地，猶可保也。論蓋設爲難詞，欲上自棄之。上顧益憂念汲汲，措餉發兵援之。虜尋引去。右衛以存辛愛圍大同，急起楊搏督宣大，尋連寇遼東。總督王忬檄故都督楊照破走之。

堯聞以嚴嵩挾恨，竟扼不錄。明年春虜入薊州塞，自練兵議起，薊鎮客兵減十之二。而春防視秋又殺十之五。以故鎮兵最爲單弱。是時把都兒辛愛率數萬騎以朵顏酋影克哈孩爲嚮導，入寇忬所遣偵諜皆被殺，遂薄塞下。忬疏請援兵，嵩謂忬挾虜爲重，欲坐費帑金不報。適灤河暴淺，虜遂由潘家口入塞，大掠薊州。忬遣總兵馬芳等以輕兵八千夜馳虜後，牽引之。虜不敢深入，三日引去。忬兵尾而擊之，獲首虜數十級。是歲俺答由鎮羌入西海，留老弱豐州，大同



總兵劉漢謀乘間攻板升叛黨乃使部將王孟夏等以三千人先趨自以重兵繼之斬獲百餘縱火焚其居而不得丘富等其後富以掠邊中流矢死四十一年秋虜寇遼東塞總兵楊照率兵襲之敗死明年冬虜大舉由墻子嶺入大掠順義三河諸將孫贖趙溱俱敗死胡鎮拔柵走京師戒嚴上怒逮督臣楊選誅之虜留旬日引去四十四年冬黃台吉突入洗馬林把總江汝棟伏銳卒二百搏之幾獲以救至脫去明年

肅皇帝崩當

帝世虜諸部獨俺答強

黃台吉其子也尤剽悍嘗勸其父母臣土蠻土蠻伐之不能克遂與連和亦不刺阿爾禿廝始雖逋匿西海爲甘涼患然猶與虜角其後亦析而入于虜塞東西岌岌憂之帝嚴明虜軫邊計一不當輒執戮行間大吏嘗一與虜市未浹歲絕之而邊臣顧私賄虜相與爲欺蔽邊大圯隆慶元年秋趙全說俺答寇山西曰晉兵弱石隰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彼藉宣雲爲救遠來罷安能抗我俺答乃分六萬騎四道並入入井坪入朔州入老營入偏頭關卒皆悍勇邊軍



遇之披靡副總兵田世威嬰城自守遊擊方振出戰  
 敗入壁創甚總督王之誥聞變率六千騎抵鴈門檄  
 大同總兵孫吳入援吳與山西總兵申維岳俱逗畱  
 不進虜薄石州攻陷之殺知州王亮屠男婦幾盡進  
 攻汾州趙全遣間為內應州人獲之得先為備虜攻  
 八晝夜不能克遂分掠文水交城平陽介休間所殺  
 虜男婦復數萬計邑里為墟時黃台吉以偏師駐宣  
 府塞下綴我兵之誥奉 詔還懷來護 陵寢巡撫  
 王繼洛駐代州不敢出虜畱內地浹三旬無與抗者

值雨潦半亡其騎乃遷延出塞去事 聞 詔逮維

岳世威論死繼洛謫戍邊吳落職之誥罷去三月衛

酋董忽力勾土蠻入薊州塞大蹂昌黎撫寧樂亭盧

龍間 京師為震總兵李世忠避虜不敢擊壁李家

莊虜圍之援至乃解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檄諸將

追虜會大霧虜迷失道墮棒槌崖中崖深十餘丈積

尸為滿後騎踐之而過諸將張臣等訶知爭趨至割

虜首報功世忠為監及平民為言者所劾謫罷有差

二年 上詣山陵顧瞻塞下念薊急以譚綸督薊戚



繼光總兵綸與繼光皆嘗用南兵破倭相與計薊兵  
屢劔後有朝氣而無暮氣不足賴宜用南兵益召募  
至三萬令卒治塞垣夾垣爲臺高數丈矢石相及環  
薊而臺者三千垣周二千餘里虜自避不敢深入薊  
四年夏俺答大舉犯平虜叅將張剛幣賄虜使移攻  
威遠總督陳其學率諸將馬芳等與戰漢虜相紛拏  
殺傷大當虜退剛下吏其學去王崇古代其秋虜入  
遼東塞至錦州總兵王治道自山海關馳至欲出戰  
巡撫李秋日千里趨利兵家所忌將軍且休矣治道

不聽從叅將郎得功先進治道繼之虜伏起兩將皆  
沒敗書至上方憂虜而大同報虜酋把漢那吉來  
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孤鞠于  
俺答妻一克哈屯所長而儼俺答愛之爲娶反慎部  
女曰大成比妓那吉又自聘免扯金女未及婚會俺  
答有外孫女已聘襖兒都司矣俺答聞其美自取之  
號曰三娘子襖兒都司怒且治兵相攻俺答懼奪那  
吉所聘女與之那吉恚恨携其部南走扣敗胡堡求  
入邊吏莫解以爲一胡雛于中國亡繫也總督王崇



古大同巡撫方逢時相與計此奇貨可居吾豐館餼  
飭輿馬予官爵尊顯之以示虜令俺答而急之與則  
因與爲市必繫送降人必保塞奉要東陽申其砥犢  
之愛而陰制其命卽俺答而不急之與我因而撫納  
如漢匈奴質子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亦遙足羈縻  
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者立勢不能盡有其衆我以  
一屠者谷蠡秩秩之置塞外以觀其俯存舊部落勢  
必響應黃酋聞其復反勢必忿爭其與黃台媾我則  
兩利而俱存之其互相讐殺我得因勢而制之外不

失興滅繼絕之名而內收其力此萬世計也若循舊  
例安置海濱使抑鬱愁苦彼不過一中國禁錮之囚  
而俺答忿忿侵擾不止矣因具以其章上 聞 詔

授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御史葉夢熊疏爭之謫  
去時俺答方掠西番得報疾馳歸約諸部兵兵入塞  
索那吉趙全益教虜必困我那吉乃出一克哈屯聞  
全謀哭罵俺答曰耄悖不遄死信漢叛兒反覆乃欲  
侵漢漢士馬強安能必得志是速殺吾孫也俺答乃  
擯全遣人來祈請崇古故不令見那吉引夷使登高



閣駟從導那吉過其下使者訝其那吉耶胡爲乎漢  
威儀耶諦視之果那吉也則喜歸報俺答崇古因使  
使與俱說俺答曰趙全諸叛逆天下之惡一也惡于  
中國而保于爾何利請受而甘心不則勿復望那吉  
矣俺答始意中國恚其歲犯邊必殺那吉及聞無恙  
則大喜敬謝使者曰太師全吾孫我何敢藏叛虜復  
使使來定約因請稱臣貢方物開市崇古爲聞諸  
朝來報屬黃台吉以萬騎趨大同崇古質責其使曰  
與我好而掠我何也使謝曰彼未及聞耳無他端因

還語俺答馳召黃台吉黃台吉喜出張家口宣鎮兵  
斷其歸路虜前部欲戰黃台吉曰戰則敗約我無  
辭于太師整兵而西出拒門堡俺答隨收捕趙全李  
自馨劉四老祖諸逆梟以獻周元聞變報毒死始全  
與丘富俱附虜富死全益重虜初入塞止盜村落不  
敢入城堡全教虜左右疏計課校人畜益習攻取圍  
困掩襲事諸鎮疲于奔命矣全有衆萬人騎五千牛  
羊稱是自馨及元差減最下者亦千騎俺答每欲盜  
邊先置酒全家計定乃行全爲俺答建九楹殿奉居



之尊爲帝會大風飄棟瓦殺數人俺答懼不敢居而  
全等各建堡治第擬于王者初陷石州時全謂俺答  
曰那顏春秋高矣而戰勝攻取以能擁北地精兵也  
那顏一旦捐館舍衆屬黃台吉黃台吉之諸子素驕  
悍勢必奪而分之則無所就功那顏莫若以此時據  
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南塞鴈門獨以一面西制晉  
代進則飲馬河汾退則歸重雲谷此五伯之業也謀  
未定會我兵調募四集虜人馬道死以萬計遂遁去  
朝廷屢計購之不能得至是乃伏法全未至時已



